

我於佛教戒律的看法

弘一

佛門三乘權教都重視戒律，楞嚴經說：『嚴淨毘尼，弘範三界』毘尼就是律，意是佛子於三界為人師範，決定要持戒清淨，才能度脫眾生。當日世尊將示滅，阿難問：『佛在之日，依佛為師，佛滅度後，依誰為師？』佛言：『依戒為師。』所以三無漏學，戒為第一。戒有三乘：一攝律儀戒；受持五戒，八戒，十戒，二百五十具足戒等。二攝善法戒；以修一切善法為戒。三攝眾生戒；以饒益一切眾生為戒。這三種積聚，故名三聚。中分大小兩系；十戒，二百五十戒為小乘戒。十重戒，四十八輕戒，三聚戒等為大乘戒。一切聖果，皆由戒生，故比丘寧喪此身，不破於戒。

像從前有一比丘，乞食到穿珠家，站在門外，那時珠師正在為國王穿摩尼珠。見比丘來化，便入內舍取食，他所養的鵝把珠吞却，珠師失珠，疑責比丘，比丘恐他殺鵝取珠，默然不答，遂縛比丘，大加棒打，血流於地，鵝來食血，珠師瞋，打殺鵝，比丘始說偈道：

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救鵝 我亦作此意 捨身欲代鵝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爾時珠師，剖鵝腹見珠，乃放聲大哭，語比丘言：汝護鵝命不惜身，使我作此非法事。（出大莊嚴論）這是護持殺戒的榜樣。

至於宗門古德；像歸宗鋤蛇，南泉斬貓，那是正令當行，大機大用，又當別論了！善知識出世為（去聲）人，如大醫王，補瀉無定。只如酒戒；五戒亦須戒酒，那末，酒戒的重要可知了。可是宗道者，得法後，超放自如，不循於律。喜喝酒，無日不醉，村民愛敬，時時將好酒送他。有一天，宗在浴房剛剛洗澡，聽見有送酒的人來，他連衣裳都未穿，赤裸裸地出來接酒便去。人都大笑，他傲然一點沒害羞。他常散衣下山；有

問如何是道者家風？答道：袈裟包草鞋。有一次，陳瓊將赴試，問：瓊此行欲作狀元得麼？他看一會道：無時即得。及放榜，陳瓊以第二人及第，而時彥者作狀元。

又如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，撥置戒律。所到叢林，輒被診出。他受汾陽法印南歸，放浪湘中。一日與慈明山行，山有潭，毒龍所居，或時牧童投石，必雷雨連日，過者不敢喘息。他與慈明暮歸，時當大暑，他捉明衣就潭同浴。明不聽，他獨個兒解衣躍入，霹靂隨至，腥風吹雨，林木振搖，明躡草中，意他死了。少時晴霽，他引頸出波間叫道：囚！他又嘗過衡山縣；見屠夫斫肉，立其旁，作可憐態，指其口，屠問：你啞麼？他點點頭。屠憐之，割大塊置鉢中，他喜出望外，發謝而去，一市大笑。他常以杖挑着大酒瓢，往來山中，人問瓢中何物？答：大道漿！自作偈道：

我又誰管你天，誰管你地。著個破紙襖，一味工打睡。一任金烏東上，玉兔西墜。榮辱何預我，興亡不相關。一條拄杖一葫蘆，閑走南山與北山。宋嘉祐中；男子冷清。以妖言伏誅。官兵圍捕時，冷清經由芭蕉菴出，他受連坐罪，杖配郴州牢城軍。盛暑挑泥，忽然放擔說偈道：

今朝六月六 谷泉被氣壘 不是上天堂 便是入地獄 說訖微笑，泊然像蟬蛻般似。火壘，舍利不可勝數，彬人塔之，今猶祠祭。洪範覺贊道：『生者人之所貴，死者人之所畏，恥者人之所避，而泉不貴其貴，不畏其畏，不避其避，此其所以如是，吾不知其真，吾不知其偽，將質之於天地。——方是時，叢林以嚴肅相向，沙門以修潔相高，一有瑕疵，重為愧

恥，故泉有以矯之耳！』

這樣看來，谷泉禪師，不過以身為藥吧了。或疑古人大事了辦，猶兢兢保任，護持禁戒，如護目睛。只如龍山和尚，高隱岩壑，亦為調伏無始習氣一著。一日洞山與密師伯行脚，經過龍山，見溪流菜葉，洞曰：深山無人，因何有菜葉流出，莫有道人否？乃相與撥草沿溪行五七里，忽見龍羶形異貌，放下行李問訊，龍曰：此山無路，闍黎從何處來？洞曰：無路且置，和尚從何而入，龍曰：我不從雲水來。洞曰：住此多少時？曰：春秋不涉。洞曰：和尚先住，此山先住？曰：不知。洞曰：為甚麼不知？曰：我不從人天來。洞曰：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？龍曰：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，直至於今絕消息。洞山始具威儀禮拜。便問如何是主中賓？答：青山覆白雲。問：如何是賓中主？答：長年不出戶。問：賓主相去幾何？答：長江水上波。問：賓主相見有何言說？答：清風拂白月。洞山辭退。龍述偈曰：

一池荷葉衣無盡 滿地松花食有餘 剛被世人知住處 又移茅屋入深居

因燒菴不知所往。此外在折脚鑿下，防過此非，二三十年不下山的大德，不勝枚舉。今觀宗道者和谷泉禪師，放浪到這樣去從井救人，他將何以自處呢？不知悟有淺深，力有大小，願有此彼。楞嚴經說：『持犯但束身，非身何所束』。善知識，大休大歇，直用直行，豈從迹求？且看宗道者三際洞明，谷泉收場定力，這兩老漢豈不知去處麼？雖然如是，要是到他恁麼田地始得！妄欲效他放浪形骸之外，入地獄如箭射了！

這裏，吾有一喻？戒律，像規矩一樣。畫方用矩，畫圓用規。但唐朝的吳道子畫諸佛圓光，一揮而就。以規印之，不差分毫。這須有吳道子的功夫才行。若餘人效之，必像麻袋口了，又怎得呢？所以照我看來，佛門戒律問題，是極度重要的一件事！